



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  
在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美国纽约，2021 年 9 月 24 日

当我们聚会在这个庄严的论坛之际，漫长的德国大选选战正开始进入收官阶段。后天，六千万德国人将应召选出新一届议会，他们将就新的执政联盟和执政 16 年之久的联邦总理的继任者做出抉择。

尊敬的各位同仁，值此我国政治过渡时期，我愿向诸位保证：此次大选之后，德国将始终不渝地谨记并恪守自己的国际责任。

之所以如此，有两个突出的原因。其一，我们德国人没有忘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新开始、在我国引发种种灾难之后重新融入国际社会、最终实现和平统一，这样一条充满幸运的德国之路是在我们的邻国与伙伴的支持下方才可能！其二：我们坚信，通往更加和平的未来之路、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重大的、有待解决的问题，要求国际社会进行远比现在多得多的合作。

德国宪法总则言简意赅地主张“作为欧洲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为世界和平服务”。这一主张，这一义务对任何一届德国政府都适用。因

此，今天我作为联邦总统来到纽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向国际社会转达来自德国的这一讯息：我们的伙伴可以信赖我们；我们的竞争对手也不得不继续着意我们的存在。

在我看来，我们的外交责任始自对世界坦诚与精准的观察。这正是本届大会的发言者在过去几天里以不同寻常的坦诚态度所为之努力的。事实上：今日世界的局势在各个方面都令人警醒。

喀布尔的沦陷是一个转折点。我们战胜了 20 年前给我们身处的这座城市带来骇人恐怖的那些人，达到了预期目的。但就在阿富汗建立可以自我维持的政治秩序而言，虽 20 年中竭尽全力，投入巨资，却未能如愿。

对此，我国也负有一份责任。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恪守自己的责任，面对阿富汗许许多多期盼更为和平，自由和民主的未来的男女公民，尤为如此。

然而我扪心自问：从失败中应该得出何种结论，汲取哪些教训？倘使我们不得不认识到我们期许得太多，那么有哪些任务是我们能够胜任的？

我坚信：气馁是错误的结论！相反，在面对这一地缘政治使然的警醒时刻，在我看来这对我们的外交意味着三条：我们必须更诚实、更聪明，但也更加强有力！

]...

其一：我们必须诚实审视自己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必须以更加现实的态度界定与优选我们的目标和利益。往往预期少一些，实现的恰恰会多一些。

其二：我们在选择工具、制定重点时，必须更加明智。德国乃至欧洲的外交不能仅仅限于有理和谴责上。我们必须拓宽自己的手段选项范围：外交的、军事的、民事的、人道的。在我看来，明智还意味着少些传教意识，代以更多开放性地寻找切合点及解决方案——包括与我们不同的那些人一起。

还有其三：或许有人认为这不乏荒诞，但我们必须强化我们的行动能力。在我们各国中，公民期待他们的政府能保护其免受威胁与攻击。这理所应当！因此，面对不稳定的时局，我国也将在加强国防力量上增加投资。但同时，显而易见的是：未来几代人不会以我们今日的军事实力来衡量我们，而是要看我们是否有能力解决问题与冲突。没有达成谅解的意愿，没有运用外交手段的勇气，单有军事上的强大不能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为和平。我们既需要谈判桌上的强大，也需要国防上的强大。正因为如此，德国在过去的两年中担负起了在联合国安理会的责任——2027/28 年度，我们很愿意再次这样做。

没错，在阿富汗，我们在许多事上失利了。但我们的失利不应成为他人幸灾乐祸的理由！我非常有意识地选择许多语言中同样有的这个词：幸灾乐祸。这种思维的要义是：他方之灾就是己方之幸，如此便不能应对彼此勾连的世界现实。区域不稳定、国家机构遭受侵蚀、难民和移民

]...

潮、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和诸多新的冲突形式以及多种冲突的混合，如数字化带来的冲突、环境与资源冲突，所有这些威胁着我们所有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去应对。国无大小，皆尽如此。

这方面，美国，中国与俄罗斯这些大国承担着特殊的责任，面对小国也是如此。只有在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促进及维护国际和平秩序、而不是为自身利益而任意无视或破坏它时，大国在联合国系统中享有特权方为合理。联合国不是没有价值观的世界强国的拳击场。

我知道当一只手举起经典意义上的食指指向他人时，其他的指头正在指向手指主人自己。譬如，谁正告美国不要回撤，就不能到自己身上出尔反尔。我们欧洲人，也包括德国人，必须更多地致力于我们自身的安全，也必须为邻里间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稳定出更多的力。我们必须继续在利比亚、乌克兰东部以及中东继续我们的多边努力。我们愿意更新核协议，我们敦促伊朗尽快回到谈判桌前来、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

我赞成我们最紧密的伙伴法国的立场：我们欧洲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唯有一个自身强大的欧洲才能要求他国为国际和平秩序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唯有一个强有力的欧洲才能两者兼顾：在符合双方利益或甚至必要时，寻求与中国的合作，而同时要求中国尊重人权、国际法和邻国的合法利益。

一个强有力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和平秩序也需要强有力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我们知道，美国在制定新的、别样的重点；我们清楚，随着

]...

世界的变化，同盟也需要做出调整。然而，没有任何短期利益值得让我们之间的跨大西洋团结出现裂痕。对此，我们相互之间应予注意。

面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和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大国，包括我们欧洲人在内，责任尤其沉重。

我们还从未像在新冠大流行的这两年中，如此深刻地感受到彼此间的依存与仰赖。然而，尽管我们知道只有当所有地方疫情都结束时，疫情才算真正过去，但在疫苗全球分配方面，我们的工作也做得相当不如人意。

太多的人还在等待救命的疫苗。因此，疫苗分配不允许成为国家自我标榜抑或巧妙取宠的手段。联合国框架下的 2019 冠状病毒病疫苗实施计划（COVAX）是正确的共同的途径，COVAX 疫苗计划中三分之一的疫苗来自欧洲。我国作为提供 20 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出资国到年底还将追加提供至少 1 亿剂疫苗。

相比威胁生存的瘟疫大流行，气候变化的威胁不在其下。灭绝性的燎原之火、炙人的高温、龙卷风与飓风、庄稼绝收、干旱与大饥饿：它们发生于此时此地，却威胁着各地的人们、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生存，尤其威胁那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们，但即便是富有的工业国家，也不能免受其害。德国西部今年夏天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造成近 200 名我的同胞丧命。在我们所处的纽约市，不久前大水冲进街道、住宅、地铁巷道，如此画面对于我们而言，依然历历在目。

]...

面对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我想提出警告：重新沦入民族利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历史倒退，而且是对我们共同未来的掠夺性开采！它损害的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各类机构与手段。现在，我们需要在格拉斯哥做出强有力的共同决定！

因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同样存在着高远目标与具体政策之间的巨大鸿沟。我们必须携手弥合这些鸿沟！我们必须立刻行动！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可以不可逆转地毁掉这个星球上的生存条件。关键在于我们，在于我们这一代人，来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开放的未来！我们必须留下一个开放的未来，以使气候保护与经济繁荣、自由自决的生活和社会凝聚力仍然可能同时实现。我不轻易使用这个大字眼，但这确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我们不允许失败，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的未来。

我的讲话以民主开始，以我国正面临的民主方式的政府交替开始。讲话行将结束时，我想再拓展一下视野，总体审视一下自由民主，它的可信度，它的有效性，当此世界政治的艰难时刻，它的未来。

在阿富汗，一场旷日持久，牺牲惨烈的努力失败了，但失败的不是自由民主的理念！

我国深感有义务捍卫自由和民主，或许刚好因为德国通往自由民主之路曾经漫长。

诚然，我们知道，在现实中政治体制从来都不完美。欧洲的不完美，美国的不完美，任何地方的都不是完美的。因此我们既不能将之输出，更不用说强加给他国。我相信我们的任务是另外一种：不是通过传

]...

教式的热忱，而是通过在我们自己这里努力使民主的力量发光，通过让民主在日常中为我们的公民开花结果，有效抵御专制的诱惑，这样来服务于这一伟大的理念。

美国总统拜登在本届大会上提到“无所不在的民主力量”。我想强调：民主不是一种反对什么人的力量，不是西方的权力工具，而是一个开放的工程！没有方向，没有地理边界，没有肤色，这是一个关乎自由的工程、关乎人的尊严的工程，在《世界人权宣言》里各国已把它作为准绳。

它必将仍然作为我们的准绳，所以对我们德国人而言，即便在阿富汗失败之后，背离世界而求退缩依旧不是选项！只要人的尊严被剥夺，无动于衷就不是选项！

所以，在外交政策上更多地奉行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少一些责任，少一些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雄心。

恰恰相反：人类对自由、尊严与自主的渴望，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湮灭。顺应而不是压制这一渴望，这才是 21 世纪真正的根本性问题；而这一问题，并不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战场上决定的。这是因为：

即便是最强大的军队，其火力也是有限的；

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它的臂长也是有尽头的；

但是：自由和民主在人们的头脑和心坎里闪耀的光芒却是无限的！这是我的信心所在。